

工党的展望

[英] C.R. 艾德礼 著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5117

工 党 的 展 望

[英] C. R. 艾德礼著

吳德芬 趙鳴岐合譯

內 部 讀 物

商 務 印 書 館

1961 年 · 北 京

O. R. Attlee
**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7

內 部 讀 物

工 党 的 展 望

〔英〕C. R. 艾德礼著

吴德芬 赵鸣岐合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 人 民 大 学 印 刷 厂 印 装

统一书号：3017·44

196 年 7 月 初 版 开 本 850×1168¹/₃₂
1961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字 数 146 千 字
印 张 5⁹/₁₆ 印 数 1—2,500 册
— 定 价 (9) 0.81 元

序 言

早在1916年，列宁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工人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派别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①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工人党”（这原是恩格斯给当时的英国工人政党所加的称号，列宁沿用了它）及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派别或政党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以帝国主义为其广阔社会基础的长期的国际现象。列宁把同这些派别或政党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前提。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今天争取持久和平、支援民族解放、支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仍然具有鲜明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一切“资产阶级工人党”中，英国的工党是牌子既老，影响也大，又是最狡猾的一个。所以对于英国工党的叛卖性质及其一贯的欺骗言行加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十分必要。

英国工党于1900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名义创立，1906年定名工党。它以英国职工会成员为其基本党员，另外包括一些地方组织、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如费边社、社会主义协会等）和一些个入党员（工党现有党员六百余万人）。工党的诞生正值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党”，是

^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

英国壟断資本忠誠馴服的奴僕。在工党的成員中必須特別提一提的，是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已建立的改良主义团体費边社。这是由英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組成的謀士团。这帮人被英国壟断資本用大学教职、“学术”地位和高官厚祿豢养着，在优裕安适的生活中，远远脱离工人群众，專門宣傳小市民的空想和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坚决反对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散布了广泛的恶劣影响。恩格斯很鄙視这帮人，把他們看作一帮想腐化工人、想以反革命思想影响工人的資產階級恶棍。列宁认为这批人的观点和行动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① 工党与費边社的关系酷似狼与狼的关系：工党以費边社的“理論”为其政策基础；費边社則賴工党来推行它的主張。在理論和实践上沆瀣一气。

費边社和工党所鼓吹和执行的改良主义在英国之所以有着久远的傳統，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英国是个老牌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紀中叶到八十年代之間，当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处在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英国已經取得了“世界車間”（或世界工場）的地位，英国的資產階級已經是世界市場上的壟断者。继而英国竭力向外擴張，掠奪了大于本土一百五十倍之多的殖民地，成为全世界的剝削者。这种长期的壟断者和剝削者的地位，給英国資產階級带来了巨額的利潤，使得狡黠的英国資產階級有可能、而且乐于拿出一点錢来收买英国工人組織的上层人物，使之成为工人貴族阶层。对于一般工人群众，資產階級則通过举办某些点滴的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事业来进行籠絡和迷惑。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一切社会改良，我們一向支持工人群众为提高生活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問題是，工人階級

① 《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論》，《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頁。

除了为着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外，同时必须坚持运动的未来，即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则是只要眼前利益，只要经济利益，不要政治斗争，更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英国工党所实行的社会改良，就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抵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麻醉剂。对于这种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为局限的社会改良，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在上述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英国的工人阶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建立起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恩格斯在 1881 年和 1882 年先后说过：“在差不多二十五年之中，英国工人阶级一向可算是甘心作了大自由党的尾巴。”①“这里并没有什么工人政党，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激进党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②直到 1920 年，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才告成立。这个党一经成立之后，就一直在同英国的改良主义传统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事实证明，不管英国资产阶级如何阴险狡猾，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由于英国改良主义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工党在英国又曾几度执政，它的根基是相当顽固的。它在一些觉悟不够的英国工人群众中，至今仍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在国际右翼社会党之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行动上，英国工党都还是个领头的，有相当的号召力量；在某些民族独立国家中，它的变种——民族改良主义也还颇

① 恩格斯：《工人的政党》，原载 1881 年 7 月 23 日英国伦敦《工人旗帜》报，见《英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44 页。

② 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致考茨基的信。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 23 卷）一文。

为活跃。所有这些，都说明彻底批判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乃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这个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艾德礼(生于1883年)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1935年)和《工党的展望》(1937年初版，1949年曾作修订，此译本系据初版)两书，就是这位英国工党右翼领导人宣扬改良主义、鼓吹工党政策的代表作，对于我们揭露、批判英国工党，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反面教材。这两本书都是在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遭遇到特大经济危机冲击之后写的，当时英国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极为强烈的愤懑情绪，可是这时的英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广大无产者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处于彷徨困惑的境地之中。而艾德礼本人此时已爬进英国议会，充当下院中工党的领袖，他利用这个时机和他的政治地位，大肆贩卖改良主义，目的就在于转移人民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为英国工党猎取政权、直接报效垄断资本放出钓饵。看一看这两本书，就会更加清楚艾德礼的用心所在。

这两本书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是如下两点：一是大力宣传工党的纲领和各项政策，以及准备采取的若干具体措施。艾德礼在这里说尽了甜言蜜语，开的尽是空头支票；二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调调，对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而重点则放在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上，力竭声嘶地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宪制改革和和平演进；毒骂共产主义为“极权制度”，恶毒地把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这两本书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工党的展望》中用很大篇幅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在他叙述的这段史实中，处处贯穿着改良主义观点；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则是从分析当时世界

局势說起的，他竟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独裁統治来向英国人民进行政治詭詐和恫吓，从而兜售工党的改良主义。

由于这两本书是猎取政权的釣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又确曾把政权騙到了手(而且执政达六年之久)，艾德礼本人又恰恰担任了这一期間工党政府的首相，所以，倘若把艾德礼在这两本书中許下的諾言同他和他的政府的实际“政績”(1945—1951年期間的作为)对比一下，将太大有助于揭露工党和艾德礼本人的伪善面目。

可揭露的实在太多，这里只能举其犖犖大者說一說。

工党吹嘘的所謂“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范圍內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神話)的一張王牌就是“国有化”政策，而艾德礼在这两本书中特別着力宣揚的是煤矿业的“国有化”。我們就从这里入手，剖析一下“国有化”政策的实质。

艾德礼一再強調煤矿业对于国計民生的重要性和煤矿业應該实行“国有化”的必要性。他說“煤是我們发展工业的基础。它是我們全国人民最大的财产之一。”^① 又說“……我认为煤矿业是社会的供应一定的必需的基本活动，是許多必須加以改变的事业中的第一个。”^② 不仅如此，他还装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口吻說：“由于煤的开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以及用煤的各种工业之間缺乏协作，因而矿工們——他們是工业金字塔的真正基础——在工資和工作条件方面处于极恶劣的境地，这是一个悲剧。”^③ 而他认为摆脱目前混乱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統一的国家所有制和經營来代替它。

工党政府一共实施了七个国有化法案，包括煤矿、国内运输、电力、海外航空、煤气、电报和英格蘭銀行等各企业。其中銀行和

① 见本书第100頁。

② 同上书，第71頁。

③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83頁。

鐵路事实上早已是国营企业，其余各业大都是設備陈旧或生产成本高和无利可图的、私人資本家不願經營的企业。尤其是煤矿业，由于設備陈旧、采掘方法落后，长期减产，矿主不願投資进行設備更新和技术改革，是一个难以維持下去的烂摊子。工党政府应英国工业家联合会的請求接受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在“国有化”的美名下大大造福于一小撮煤矿业巨头。工党政府付給这批矿主以超过其原股价額三、四倍之多的所謂“补偿費”，而且此后不論經營盈亏，都要給他們高額的利潤債券。使他們在得到四亿英鎊的“补偿費”之外，每年还要取得一千二百万英鎊的債券利息。除此之外，经过工党政府的任命，原业主依然保持了他們对企业的經營管理地位。这样一来，英国的七十万矿工並沒有得到任何好处，却必須用終年的辛勤劳动来保証国家每年支付这些矿主以巨額的利息。

这就是煤矿业“国有化”的真相，它是一个絕大的騙局。举一反三，其他各业的“国有化”也就无須詳述了。大家知道，資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就是作为資產階級专政机器的“国家”同高度发展、高度集中的資本主义生产力的結合——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这种結合反映出資產階級固然对于日益增长的現代社会生产力已經无力駕馭，但又不得不尽力在資本主义关系所允許的範圍內把这种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加以控制。于是，当資產階級国家把生产力愈多地攫取到自己手中时，它就愈多地把这种国家变为总合的資本家，而它所剝削的人数也就愈多。資本主义关系不但沒有因此而消灭，反而由此达到了頂点。工党的“国有化”措施也正是如此，它絲毫沒有触犯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仅仅是改变了剝削的形式——由私人股票变成国家債券。資本家不仅沒有損失，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劳动人民不仅沒有得到好处，而且深受其害。

再看看工党和艾德礼在国际問題、外交政策以及对待殖民地

的态度等等方面的“言”和“行”。

艾德礼說：“对工党來說，帝国主义当然是被咒詛的东西。工党不主張一个民族剝削另一个民族，正如不主張人剝削人一样。”^①他在闡述工党的外交政策时，把工党的外交政策概括为“对世界和平的忠誠”，并且說：“这种忠誠包括坚持仲裁的責任——坚持我国政府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与它有关的糾紛；贊助制裁的責任——支持集体的行动；以及反对战争的責任——拒絕支持我們自己的政府，如果它是侵略者或者抗拒仲裁并且卷入了战争。”^②又說：“工党因此贊成取消一切軍备……”，“如果工党重掌政权，它将設法领导世界走向和平、裁軍和繁荣，从而为英国获得对世界有最大貢獻的光荣”；还說：“工党不接受这样的假定，即在国家之中应该有特权国家，而某些国家具有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利。”^③

听起来，艾德礼和他的工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主义和战争，拥护世界和平和裁減軍备的。何等冠冕堂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帝国主义以欧洲为其侵略活动的中心地区。美帝国主义用馬歇尔計劃、北大西洋公約、舒曼計劃等等将西欧各国縛在美国的战車上，并复活西德的“国防軍”作为侵略軍的骨干。而在美帝国主义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中，英国工党政府是亦步亦趋地紧紧追随，为美国的战争政策作了特殊的效劳的。

为了扩大欺騙宣傳、統一步調、糾集右翼社会党人的“国际”力量，更好地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英国工党以国际右翼社会党的头目身份，于 1951 年 7 月在西德法兰克福召集了各国右翼

①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 1961 年版，第 48 頁。

② 见本书第 115 頁。

③ 见本书第 45—48 頁。

社会党大会，成立所謂“社会党国际”。操纵这次會議的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曾大声疾呼，要求加速扩军，号召“社会主义者”应该以贊助扩军的必需支出为自己的責任。在成立“欧洲軍”，建立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推行舒曼計劃等問題上，英国工党是最积极的响应者和执行者。工党政府不仅接受美“援”，而且允許美国空軍駐扎英国本土，把自己的国土献給美帝国主义作空軍基地。工党的一些领导人物更无耻地謳歌美“援”和馬歇尔計劃，竟說那是什么“社会主义在国际範圍內的实践”；頌揚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有創造性”的行动。大家还记得，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鮮战争的前夕，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貝文曾奴顏婢膝地敦促美国抓紧时机及早动手；而在美国果真发动了那次战争后，工党政府是全力帮凶的。

艾德礼在本书第 149 頁中表示：“工党一直坚决反对这个政府（指英国政府）的重整軍备政策”，但是当他做了工党政府的首相之后，这个艾德礼却杀气騰騰，于 1951 年 1 月提出龐大的軍事預算，并且宣布“英国可望在今后一年內組成二十二个装备齐全的步兵师。从現在起，将于六個月內九千万人装备完竣，可以随时参加战斗”。^①艾德礼又在 1951 年 2 月对苏联进行了最恶毒的誹謗，顛倒是非，硬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說成是侵略政策。这些就是工党和艾德礼在国际、外交和裁軍問題上的真实嘴臉。

在殖民地問題上，艾德礼虽然也假仁假义地說过什么“工党的意图是要彻底拋掉視为英国資本家独占的剝削領域的殖民地帝国的观念”，“工党将永远坚持把最充分的选举权交給土人”，“工党政策的目标，将准备使土人去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务并达成自治”^②等等。但是他在执政以后，于 1948 年 1 月，在議會中发出了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的叫囂：“西欧是不能作为一个經濟单位而独自存在

① 黃葆楨：《右翼社会党》，世界知識社 1956 年版，第 129 頁。

② 均見本書第 133—134 頁。

的，因而有与非洲及其他海外領土更广泛地結合起来的願望”。事实上工党政府是用加紧掠夺殖民地来維持英国的资本主义經濟的。尽管他們巧立名目，把掠夺殖民地的各种方式渲染成什么“殖民地的开发和福利”、“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击败饥饿和貧穷的世界計劃”等等，事实終于是，連英国殖民地开发公司的刘易士教授都不得不承认的：“英国口口声声說什么开发殖民地，但其实恰恰相反，倒是非洲和馬來亚的农民們向英国輸送資本”。在对待殖民地方面，工党并不比保守党仁慈些，而是同样地凶殘与貪婪。纵使工党政府曾在国际民族独立运动高漲的形势逼迫下，不得不答应某些殖民地以名义上的独立，但事实上工党政府一天也沒有放松对于这些地区的实质上的殖民地剝削。

关于英国国内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福利，艾德礼及其政府的所作所为同他們所曾經許諾的就相去更远了。

在本书第24頁中，艾德礼把“一般的促进人民在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解放，特别是直接依靠体力或脑力劳动謀生的人們的解放，作为工党政綱的目标之一。他还說：“当工党再度执政时，它建議不仅制定計劃，而且要履行它的計劃，并不忽視在現行制度下遭受苦难的人們的迫切要求”^①，“……工党的政府不仅要把为少数人賺取利潤的工业轉变成成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工业，而且要用征稅方法来降低較富裕的階級的购买力，并且通过增加工資和建立社会事业，来扩大群众的购买力。”^②对于农民，艾德礼說：“……农村的劳动者将得到安全、地位和耕耨土地的机会……土地本身……将成为国家的巨大資產而加以利用，为整个社会生产財富。”^③关于解决失业問題，艾德礼說：“工党坚决彻底消

①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26頁。

② 同上书，第21頁。

③ 同上书，第81頁。

除千百万人由于失业和丧失生計的恐惧而感受的不安状态”^①，“……工党政府将会立即实行一个偉大的建設计划。……将直接使許多人就业，并且間接地使那些因貧困而現在还不是有效的消費者增加对商品的需要，从而把一大部分現在沒有工作的人吸收到工业中去。”^② 艾德礼还痛斥貧民窟，說它损伤了英国人民的体质，說它是社会生产以私人营利为动机的恶果，并发下宏願，說“工党建議每年至少修建二十五万幢工人租得起的房屋，作为它的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英国的貧民窟必須消灭，这些貧民窟是从英国是世界工場(或車間)而工人是生产商品的一个因素的时代起就遺留下的。”^③ 另外还說工党政府要加强对工人的保护，要延长儿童的在学年限，要增加养老金，使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要兴办大宗的社会福利事业，要保証人民得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坚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

好話可謂已經說尽。实际情况如何呢？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政府一貫追隨美帝国主义实行扩軍备战政策，备战的龐大負担落在劳动人民身上，造成劳动人民的进一步貧困化，而一小撮壟断資本家則从中大发橫財。1948年英国一小撮資本家的利潤高达二十九亿二千二百万鎊，相当于英国全体工人全年工資的百分之八十。工党政府冻结工資而提高物价。零售物价自1947年6月到1949年9月上漲了百分之十二，其中以衣食兩項上漲最巨。不仅如此，工党政府还增加捐稅、削減粮食配給額、削減社会福利費和房屋建筑費。不言而喻，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上升了，而是急剧地下降了。甚至連約克郡大主教哈尔貝特也不得不叹息：“由于工党政府政策的結果，住在

① 见本书第105頁。

②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36頁。

③ 同上书，第40頁。

貧民窟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加了，生活状况也变得更加恶劣了”。这就是艾德礼对“坚决消灭貧民窟”的宏願的实践。

工党挂工人阶级政党之名，而行反工人阶级之实。工党政府不仅沒有解决失业問題，而且由于扩大軍事生产，縮減民用工业，使数以万計的工人陷于失业，当然就更談不到什么增加工資和加强劳动保护了。工党政府更千方百計压低、冻结工人工資，破坏工人运动。他們借口某些企业是所謂“国有化”的而剥夺了这些企业中工人的罢工权利；他們利用工会官僚控制职工大会，阻止工人的斗争，制止工人群众同共产党接近，驅使工人群众支持統治集团的扩軍备战政策。艾德礼于 1948 年 2 月发表旨在冻结工人工資的“个人收入、支出和物价的声明”的白皮书，工人群众对此极为不滿，提出反对冻结工資的議案，而职工大会的領導机构却强迫工人群众接受这一白皮书，并橫蛮地宣布凡工人未經工会领导人准許不得参加罢工，否則就将被剥夺一切工会权利。工党政府更曾以“第 1305 号命令”公然規定非經政府同意的罢工为非法行为，違者須受刑事处分。工党政府也曾經直接使用警察镇压过罢工运动。凡此种种，难道能說这个工党政府的作法同保守党有什么区别嗎？

綜上所述，工党和艾德礼在沒有执政之前，竭力用花言巧語进行欺騙，而在执政之后，則极尽倒行逆施之能事，以實現他們为壟断資本效忠的真正意图。

但是尽管英国工党的右翼头目极力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却口口声声說他們所要走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欺人之談是所有新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的共同伎倆。工党領袖和費边派分子就一向致力鼓吹用和平的宪制改革从資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工党过去的領袖之一兰姆賽·麥克唐納的一个臭名昭彰的謬見是說資本主义会“不知不觉地滑入社会主义”；費边派分子声称他們的任务就

是用“社会主义去浸透资本主义”；艾德礼则以英国人的保守的民族气质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传统来强调和平渐进是英国的必由之路。如此等等。其实，工党的“社会主义”本是资本主义的别称，当然用不着经过什么暴力革命，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滑”进去；至于“浸透”，那就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浸透”资本主义，而是这帮人的资本主义在浸透着英国的工人运动。

工党右翼头目更捏造国家的中立性、超阶级性，千方百计地抹煞国家的阶级本质，硬说象英国这样的具有强大军事官僚机构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竟是超然于阶级、党派和政治斗争之外的公正的调解人，因而强调这种国家机器是完全可以继承的。工党的“理论家”G. D. H. 柯尔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表示过，如果他们当政，就将全盘继承保守党政府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权机构。艾德礼在本书中说：“政府制度和行政制度在我国经过几百年已有所发展并且时时适应于新的情况”^①，“不列颠人民有天才来改革旧的制度并使之适应新的目的。”^②于是他断然肯定：“工党决定保存不列颠政府体制的主要结构。”^③事实上当艾德礼接替丘吉尔就任首相时，他的确一无遗漏地把丘吉尔保守党政府的官员全班人马接受了下来（包括首席私人秘书在内），并且还恬不知耻地称赞了一番，说什么英国的文官是绝对真诚可信的。这就再一次暴露工党和保守党原来不过是英国垄断资本的左右手，对于英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来说，艾德礼和丘吉尔确是同样“真诚可信”的。艾德礼之流反复宣扬利用在封建贵族和资本家手中玩弄了几百年的英国议会，说什么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把它从“剥削者的统治工具变成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大家知道，工党曾几度

① 见本书第93页。

② 见本书第155页。

③ 见本书第98页。

取得議會中的多数，其結果不过是引誘工人階級放弃革命斗争，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壟断资本主义而已。我們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打碎剝削者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杠杆，乃是自巴黎公社以来屢經証实了的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点歪曲和乖离，都是机会主义的行徑。

另一个极端荒誕的观点是把一切形式的国家行为都算作“社会主义”，把国家所經營和控制的一切事业都叫做“社会主义”。这同南斯拉夫鉄托集团硬要指鹿为馬，把社会主义說成国家资本主义，而把国家壟断资本主义說成社会主义是一样的騙术。按照英国工党这套謬論的邏輯，资产階級国家的軍隊、警察、監獄和一切国家壟断资本主义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其实，关于这种捏造和詭称，恩格斯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无情地揭穿过了，他說：“可是近来，自从俾斯麦力倡国有化时起，出現了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蜕化为一种自願的奴僕行为，直截了当地把生产資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式的国有化，都宣布为社会主义。”^①今天的改良主义者之更胜于昔日的伪社会主义者，在于他們已不止于把生产資料的任何一种国有化叫做“社会主义”，而是进而把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行为都叫做“社会主义”了。

1951年工党因它的政策和措施不得人心，在竞选中失敗。工党內部提出重新建立“理論”、改变政策，以爭取再度执政的要求。自此，有一批人埋下头来“著书立說”^②，工党又在历届年会上陸續通过了一些綱領、政策声明之类的文件。这就是所謂工党“新思想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頁注。

② 例如J. A. R. 克罗斯兰編有《新費边文选》(1953年)，著有《社会主义的前途》(1956年)；約翰·斯特拉徹著有《现代资本主义》(1953年)；社会主义协会編有《二十世紀社会主义》(1953年)等等。

家”和“新理論”的由来。难道能指望这批“新思想家”們所“建立”的“新理論”会有实质的改变嗎？事实証明，帝国主义及其辯護士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們翻来复去，还是一套改良主义的貨色。如果說其中总是变了一些什么的話，那就是这帮人在他們的“新理論”中更露骨地和更多地乞灵于帝国主义的經濟理論凱恩斯主义。

在階級观点和階級斗争观点方面，老牌改良主义者、費边派分子否认階級斗争，宣揚階級調和，但至少还承认客观上确有穷富階級对立的現象存在。現代改良主义者却連階級存在的事实都一概否认了。据他們說，过去也許真的存在过資本家和工人之別，而現在，美国的无产階級已經消失，英国的无产階級正在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些階級殘余人物，一些階級“感”，一种階級对立的历史回忆。归根結底，这帮“新思想家”的說教是为了要說明，資本主义已經改变，社会主义的含义也在改变，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因而馬克思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也就完全用不上了。

的确，資本主义是在变，但却不是象現代改良主义者所說的那种变法，而是在进一步地腐烂，进一步向着壟断寡头同国家机器融合一体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变，在向着总崩潰演变。这些現代改良主义者却抓住帝国主义的学术走卒凱恩斯的所謂有計劃有控制的資本主义理論当作救命草，据以宣称人們已經能够按照計劃管理資本主义，使之成为“人民的”資本主义了。据說資本主义已經不再有竞争，不再有壟断，也不再有危机了。据說資本家不再亲自管理企业而把它交給其代理人經理去管理，这就足以証明資本家的生产資料所有权同支配权分离了，所以資本家这个階級也就消失了。据說代之而起的經理階級引起了一个所謂資本主义革命：把資本主义为追求利潤、剝削工人而生产的本性改变成了为增加效率而經營。如此說来，資本家既已不是剝削者，无产階級同他們